



M. Gorodtsov

果戈理 是怎样写作的

[苏] 魏列萨耶夫 著 蓝英年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苏〕 魏列萨耶夫 著

蓝 英 年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В. ВЕРЕСАЕВ
КАК РАБОТАЛ ГОГОЛЬ
КО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Р»
МОСКВА 1932

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

〔苏〕魏列萨耶夫 著

蓝英年 译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5/8 插页2 字数73,000

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八〇年八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0072·686

定价：0.30元

前 言

鲁迅先生曾建议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仅应从大作家已完成的作品中学习“应该这么写”，还应从他们未完成的作品中学习“不应该那么写”。因为“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

“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鲁迅先生继续写道。“惠列赛耶夫的《果戈理研究》第六章里，答复着这问题——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而我们中国偏偏缺少这样的教材。”^①

鲁迅先生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把这本书译成中文：“《果戈理怎样工作》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

① 鲁迅全集第六卷，246页。文中的“惠列赛耶夫”即魏列萨耶夫。

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①

鲁迅先生两次强调对文学研究者及作者大有益处的教材——《果戈理研究》或《果戈理怎样工作》，就是《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本书。作者惠列赛耶夫即俄国著名作家魏列萨耶夫。

魏列萨耶夫（1867—1945）不仅是著名的作家，也是卓越的文学研究家。他所编辑的《普希金在生活中》（1926—27）和《果戈理在生活中》（1933）都是内容极为丰富的作家传记材料。《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一书，是他在编辑《果戈理在生活中》的过程中，应布拉果依院士之请，为合作出版社所写的一本专门探讨果戈理写作方法的书。

魏列萨耶夫在这本书中探讨了果戈理写作的整个过程：如何搜集材料，如何构思，如何写作，写好后如何修改，出版后如何听取旁人的意见，等等。他所引用的材料，都是来自果戈理的书信、札记、同他接近的同时代人的书信、回忆录等等，所以读起来亲切而可信。

作者在研究果戈理的写作方法时，是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同时又是一个世界观相当矛盾的人来看待的。他一方面充分肯定果戈理在揭露沙皇俄国方面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创作力的衰退直至发表反动的书信选是与他世界观中的反动因素分不开的。魏列萨耶夫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果戈理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这种鲜明的观点，明确的态度，是在那些对大作家一味肯定的传记中所罕见

^① 鲁迅书信集下卷，841页。

的。

今天，寒冬过后，我国文学园地中呈现出一派百花争艳的景象，《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对文学研究者和作者将是一本有益的书。因为凡是从事写作的人，都有一个提高写作技巧的问题。他们从果戈理的写作方法中，或许可以吸取某些可供借鉴的东西。阅读大作家的作品，可以学习到“应该这么写”，而在这本书中还可以学习到“不应该那么写”，从而更快地提高自己的写作技巧。

译 者 80, 1

奥斯卡·王尔德^①在什么地方说过：“大作家的生活往往非常乏味：他们把精力都用在写书上了，一点也没有留给生活。小作家在这方面要有趣得多。”在乏味的作家传记当中，果戈理的传记又加倍地乏味而沉闷。你把它仔细研究一番，一点值得回味的东西也感觉不到。脑子里所留下的只是果戈理怎么煮通心粉，以及当他的崇拜者们恳求他读点自己写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在答应之前，怎样的扭扭捏捏和阴阳怪气。他象一个苍白孱弱的幽灵似的度过了自己的一生。没有做过任何社会探索，就连少年时期也没有过一点越轨行为，没有过丝毫激情，就连对女人最寻常的爱情也没有过；有的只是对生活的厌恶以及与生活隔绝，尽量离它远一点的洁身自好的愿望……

用果戈理本人的语言来说就是完全“平淡无奇”。

还不仅是生活的沉闷及暗淡。我们翻阅果戈理的传记时，不禁惊奇地发现，我们最伟大的讽刺作家在自己私生活中的表现，同他抛掷到世界上永远为人嘲笑的乞乞科夫、赫列斯塔科夫、罗士特来夫、玛尼洛夫一模一样。果戈理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正象乞乞科夫那样不择手段，象赫列斯塔科夫

^①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爱尔兰作家。唯美派诗人、作家、童话家，代表作有《快乐的王子》等。

那样自吹自擂到忘我的地步，漫天撒谎同罗士特来夫如出一辙，建立空中楼阁时的那份天真劲儿，活脱就是玛尼洛夫。

当果戈理还是个二十岁的青年人时，便动身到彼得堡去了。他到处谋求职业，生活贫困。他用笔名出版了一部长诗《汉斯·柯里尔加尔腾》，并在序言中冒用发行人的口吻写道：“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尽可能促使世人认识年轻天才的创作。”这篇序言和长诗，竟被人在杂志上狠狠嘲笑了一番。果戈理跑到一个个书商那儿，收回自己的书，把它们统统烧掉了。这时，母亲从波尔塔瓦自己的农庄给果戈理汇来一千四百五十卢布，这笔钱本是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凑起来，准备作为抵押田产的利息付给保护人协会的。果戈理占用了这笔钱，携款到国外去了。他在德国呆了一个月左右，又返回彼得堡。在致母亲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我在彼得堡本来能谋到一个我早想得到的职位，但愚蠢的人世间的成见和偏见阻止我前去就职。我保证不再向您要钱，也不再这么忍心地勒索您了。”

然而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向母亲要钱。他谋到了职务，但薪俸却不敷出。

“好妈妈，现在我只有求您了：您能否每月给我一百卢布？但是，请劳驾告诉我实话，如果这将使您为难，将使您不得不放弃必不可少的需要（就象他不知道必定会如此似的！）——噢，那我就决定牺牲职务的全部利益，抛弃我也许能够谋求到幸福的彼得堡，简单说吧，为了不再让您伤心和操心，只要我能做到的，我将全都做到。”

他得到彼得堡的阔亲戚特洛申斯基^①的接济，在致母亲的信中提到他的时候曾经写道：

“至高无上的上帝把我们的恩人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大人当作救世天使派到我的身边，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有父亲为亲生儿子才能做到；他的恩典和无价的箴言将永远铭记在我心头，”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可是他在致母亲的下一封信里却又这样说：

“不久前我给您写的那封信，按照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的要求，没封口便交给他了；因此，如果我在信中有阿谀他的地方，您看了不要惊奇。话又说回来了，他确实替我做了不少好事。”

他请求母亲，不管碰到什么古董，比如普肖尔河里发现的古箭之类，都给他寄去。“请您费心把它们寄给我。我想用这些东西去讨好一位大臣，一位祖国古董的爱好者，而我的命运能否改善将取决于他。”

通过上面列举的事实，我们觉得，就连有名的御用记者、告密者布尔加林^②在果戈理逝世两年后所发表的一则深深激怒了果戈理的朋友们的消息也并非是不可信的了。消息说，年轻的果戈理如何为了对他表示敬意，特意带了一首颂诗去见他，而布尔加林又如何委派给他一个职务……在第三厅里。

一八三二年，已经是《狄康卡近乡夜话》的作者的果戈

① A. A. 特洛申斯基（1774—1852）退休将军，果戈理母亲的表兄。果戈理初到彼得堡时曾在经济上受到过他的接济。

② Ф. B. 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记者、作家，反动报纸《北方蜜蜂》的发行人兼编辑。受第三厅的指使，对进步作家极尽告密之能事，对普希金和果戈理干了不少卑鄙的勾当。

理，动身到莫斯科去的时候，竟涂改了自己的驿道旅行证，把十四等文官（最低的官阶之一）改成八等文官（就是果戈理短篇小说《鼻子》中卡瓦辽夫如此自豪的官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以这样的官阶出现在《莫斯科新闻》的贵宾名单中。你看，哪点不象赫列斯塔科夫？

他在出版《小品集》的时候，完全象只有乞乞科夫才能做得出来的那样，给包戈庭^①写信道：

“请你在《莫斯科新闻》上介绍《小品集》的时候，印上这样的话：现在到处都在谈论《小品集》，此书引起轰动，畅销之极（注意：到此为止还未赚到一文钱）。”

一八三三年，他非要普希金相信，仿佛三年前就有人聘请他，果戈理，一个默默无闻的二十一岁的青年，皇室办公处股长的助手，到莫斯科大学担任教授。这就象罗士特来夫硬说用两只手抓住了兔子的后腿一样。

一八三六年，果戈理动身到国外去。到了国外他感到手头拮据。于是他便通过有影响的朋友，巧立各种名目，向皇亲贵胄请求各式各样的接济。他在致普洛卡波维奇^②的信中写道：“你到普列特廖夫^③那儿打听一下，看看他从茹科夫斯基^④那儿收到什么没有，我呈献给女皇的喜剧脚本应当得

① M. П. 包戈庭（1800—75）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莫斯科公报》和《莫斯科人》杂志的发行人。此人政治观点反动。

② H. Я. 普洛卡波维奇（1810—1857），教师兼诗人，果戈理在仁中学同学，后成为果戈理好友。

③ П. А. 普列特廖夫（1792—1865）普希金的友人，彼得堡大学校长兼语言学教授，担任过《现代人》杂志的发行人和编辑。

④ B. A.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俄国诗歌浪漫主义奠基人，皇太子太傅，利用同沙皇的关系庇护过一些进步的文人。

到什么报酬。”他还上书沙皇，托茹科夫斯基转呈，请求给他颁发一笔退职金。结果他得到五千卢布。一八四五年，经果戈理女友斯米尔诺娃^①推荐，沙皇又决定三年内每年发给他一千银卢布的生活费，等等。

他处理自己的事务时往往不择手段。一八四二年普列特廖夫在致格罗特^②的信中写道：“尼基津科^③到我这儿来了，给我看了果戈理自罗马寄来的一封信。果戈理在信中对他人百般恭维，因为尼基津科负责审查他的文集。这种低三下四的劲儿真叫我脸红。现在图书审查手续居然把作者逼到这等田地：他们竟被逼得对人阿谀逢迎……如果有朝一日尼基津科在回忆录中把这封信公诸于世如何是好？杰利维格^④和普希金就不是这等人。”

果戈理永远是个食客，住在自己的朋友和崇拜者的家里，从来分文不付。包戈庭愤愤不平地在日记中写道，果戈理住在他家时，对他同时还要养活二十五个人的这件事根本不管。果戈理同包戈庭狠狠地吵了一架：弄得他们虽然同居一幢住宅里，但彼此都不讲话，有事则用字条联系。然而果戈理还是呆在包戈庭家里不走。最后，等他终于离开之后，包戈庭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等你一关上大门，我不禁划了

① A.O.斯米尔诺娃（1809—1882），认识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许多俄国著名作家。一八三二年与果戈理结识，此后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她政治观点反动，对果戈理曾产生过有害的影响。

② Я. К. 格罗特（1812—1893），语言学家、院士，彼得堡科学院副院长。

③ A. B. 尼基津科（1804—1877），文学家、教授兼书报检察官。

④ A. A. 杰利维格（1794—1831），诗人，普希金的友人。

个十字，松了口气，仿佛一座大山终于从我肩膀上卸下来了。”一八四九年，果戈理在致维叶利格尔斯卡娅伯爵夫人^①的信中写道：“我对任何人都不付食宿费。今天住在这家，明天住在那家。我也要到您府上去住，同样一个子儿不付。”

结交达官显贵对他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如今除了几位老朋友外，同他通信的人几乎都是有爵位的和显要的人物：省长夫人斯米尔诺娃、托尔斯泰^②伯爵夫妇、维叶利格尔斯卡娅伯爵夫人和小姐们、索洛古勃伯爵夫人、列普宁娜公爵小姐、宪兵将军巴拉宾的女公子等等。朋友们在致果戈理的信中，曾忧心忡忡地向他指出豪门对他的吸引。而他对老朋友们反而疏远了。他年轻的时候曾同女邻居季姆钦科很要好。“一八四八年，”果戈理的传记作者申洛克^③讲道，“果戈理碰见她时竟冷若冰霜。”

对于人世间的古道热肠抱着温情的信念一不折不扣的玛尼洛夫信念。一八四六年果戈理打算重新出版附有他写的《钦差大臣的结局》一文的《钦差大臣》。他委托谢维辽夫^④和普列特廖夫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两地同时出版，并要在版本上注明“赈济穷人”几个字。他相信这两个版本的销路一定很好，“特别是当人们知道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之后。”

① A. M. 维叶利格尔斯卡娅 (1823—1861) 曾同果戈理有过友好关系。

② A. K. 托尔斯泰伯爵 (1817—1875)，作家、诗人。诗以音律优美著称，不少诗被柴科夫斯基等人谱成歌曲。

③ B. И. 申洛克 (1853—1910) 艺术家、传记作家，编有《果戈理传记材料》等。

④ C. П. 谢维辽夫 (1806—1864)，批评家、诗人、文学史家，自一八四一年起同包戈庭共同领导《莫斯科人》杂志。

他对该剧的两位主要演员——莫斯科的谢普金^①和彼得堡的索斯尼茨基^②——这样嘱托道：“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请你们对观众说一声，为了赈济穷人，他们愿意不愿意在剧院出口处花一个银卢布买一本《钦差大臣》。愿意多付钱的，可以把钱递给你们，从你们手里直接取书。”

果戈理的书信，特别是他后半生的书信，不免给人一种抑郁的感觉。极少有闪耀着夺目光彩的地方，总的来说都异常沉闷，异常虚伪，异常自我崇拜！没完没了的关于上帝的乏味说教，老年人似的不管是否有人请教只顾喋喋不休的教训。屠格涅夫说得好：“如果发行人能从果戈理死后出版的书信中删去足足的三分之二，起码把他写给贵妇人的书信统统删掉，那么他对果戈理真可谓功德无量了。傲慢与寻求、伪善与虚荣、预言家的语气与食客的口吻的混合物——文学界再不会有比这更令人讨厌的东西了。”就连曾对《与友人通信选》一书发表过热情洋溢的文章的阿坡伦·格里戈里耶夫^③，在读了果戈理死后发表的书信后也这样写道：“我对果戈理三分之一的敬意，随着如此真诚地暴露出他本性中所有不真诚之处的书信而消逝了。”

① M. C. 谢普金（1788—1863），著名演员，俄国舞台艺术现实主义表演方法的创建人，果戈理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② И. И. 索斯尼茨基（1794—1872）彼得堡皇家剧院的著名演员。

③ А. А. 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批评家、诗人，斯拉夫派杂志《莫斯科人》的积极撰稿者。

二

这一切果然不差。连果戈理本人也说过：“我身上汇集了各种齜齜的东西，应有尽有，每种都有一点，并且种类如此繁多，至今我还没有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见到过。”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一八四三年，果戈理从罗马给一位朋友、莫斯科的谢维辽夫教授写信道：

“由于脑袋构造的不同，我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能工作，任何力量也不能强迫我写作，更不能强迫我交出自己业已看出弱点和不成熟之处的东西；我宁愿饿死也决不交出草率的、尚未成熟的作品。不要责备我吧。”……于是他请求莫斯科的朋友们在三、四年之内替他担负起所有的日常事务，并保证他这段时期内的物质生活，使他得以完成《死魂灵》。“相信我，”他在致谢维辽夫的信中写道，“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有成效的工作上了，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早已把其他享受置之度外了……我一文不名，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收入已经是五个多月了……这类处境有时对我来说简直是命中注定的，我指的不是生活上的贫困和节衣缩食的清苦，而是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使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光，而为了不浪费这些时光，我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甚至节约使用时间，就象节省使用恳求来的戈比一样。我的全

部财产早就只剩下一口非常小的箱子和四套内衣了……如果从其他地方都弄不到钱，您就干脆替我乞讨吧；不管以什么名目给我钱，我都感激地接受。”又在致茹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自己都惊奇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一无所有，可并不为生活发愁，也不怕沦为乞丐而丢人现眼。”

果戈理在《历史画家伊万诺夫》（《与友人通信选》）这篇论文中写道：“现在大家都觉得，要责备一个一生都像劳动者一样工作、甚至忘记世界上除了工作还存在其他享乐的艺术家的，指责他工作懒散、缓慢，是再荒唐不过的事了。艺术家个人的精神事业是同他的作品联结在一起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现象……我的作品同我的灵魂和我内在的教养奇妙地联结在一起了。在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不能为社会做任何别的工作。全部工作都在我的内心里进行，并且专为我本人而进行。而到现在为止——请您别忘记——我仅靠稿酬过活。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穷；但他们相信这都是我本人的固执造成的，我只要坐下来写篇小东西，就能得到一大笔钱；但我却写不出一行字来。而当我听从一位糊涂人的劝告，想强迫自己给杂志写几篇小文时，竟感到如此困难：脑袋发疼了，所有的感觉都错乱了，我写了就撕，撕了又写，这样折磨了自己两、三个月后，终于搞垮了身体。我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于是病倒在床，再加上精神上的疾病，最后是无法向世界任何一个人解释自己的处境而增添的心病，把我弄得虚弱不堪，简直快进棺材了。”他在致普列特廖夫的信中辛酸地写道：“现在我一分钟比一分钟更明白，为什么艺

术家在可以弄到大批钱时，竟会活活饿死。”

只要对待自己作家的使命稍微随便一点，便不仅不会饿死，还会弄到大批的钱。但对果戈理来说他的写作事业是真正伟大的“精神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说，即便他想“敷衍”一下，也办不到，本性办不到。他不仅不能敷衍，甚至不容许在作品达到尽善尽美之前就停留在尚待加工的阶段上。果戈理永远不能偏离他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创作出具有实质性的、坚强有力的、毫无多余和过分之处的、在最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写成的十分鲜明和完善的扎实作品。”

而为了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安静，需要时间，并且不能匆忙。果戈理在致阿克萨科夫^①的信中写道：“如果您知道我现在对需要赶忙干的事觉得多么无聊就好了！”“我的每个句子，”他在致检查官尼基津科的信中写道，“都是呕心沥血得来的；我舍弃它们时要比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一分钟内换上另一个句子的作家难受得多。”

果戈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确实到了惊人的地步。贝朗瑞^②在自传中说：“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启发一个作家的了。”果戈理的全部创作生涯都被这种崇高的火焰所照亮。他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

① C. T.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作家，同果戈理的关系十分密切。他同长子康斯坦丁和次子伊凡都是斯拉夫主义的著名人物，他们在莫斯科的家是当时斯拉夫主义者的中心。

② 皮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法国诗人，诗歌中具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别林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给予很高的评价。

曾把长篇小说《执政》付之一炬，“因为作者本人不满意它。”他销毁了喜剧《三级符拉基米尔勋章》。《死魂灵》的第二卷大约烧过两次（不算死前烧的第三次）。他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

“我之所以烧毁《死魂灵》第二卷，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死岂能复生’，使徒行传上就是这样说的。为了复生，需要先死。烧毁惨淡经营五年之久的劳作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其中的每一行字都是经过灵魂的震荡才得到的，因为其中包含着许多构成我最好的想法、占据我整个灵魂的篇章。但一切都烧毁了，而在这一刻，当看到眼前的死亡时，我非常想在身后留下哪怕一点点关于自己的良好的回忆……当火焰刚刚吞噬了我写的书的最后几页，它的内容便突然以净化和光明的形式重现出来，就象从篝火中飞出的不死鸟，于是我猛地看到，我先前认为已很完整与和谐的东西竟是多么的杂乱无章啊！”

他写了一出取材于扎波罗什人生活的悲剧《剃掉的一撇胡须》。一八四〇年他在维也纳时就在写这出悲剧。你瞧他是怎么写的啊。“我感到，”他告诉包戈庭，“我脑子里的思想一窝受惊的蜜蜂似的蠕动起来；我的想象力越来越敏锐。噢，这是多么快乐呀，要是你能知道就好了！最近一个时期我懒洋洋地保存在脑子里的，连想都不敢想写的题材，忽然如此宏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全身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战栗，于是我忘掉一切，突然进入我久违的那个世界。”他在狂喜中对阿克萨科夫说：“这个剧本将是我最好的作品。”

再请看以后发生的事吧。尼基津科在回忆录中讲道：“有